

中

國

國

歷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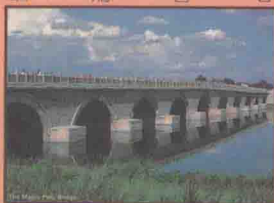
寶

庫

塞北三朝

遼、夏、金卷

聶鴻音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中國歷史寶庫

☐ 主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Nellia

塞北三朝——遼、夏、金卷

☐
 著者

聶鴻音

☐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紹興路5號

☐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 B1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
 開本

850×1168 1/32

☐
☐

國際書號：ISBN 7-5426-0642-5/G · 112

☐
 定價

全套十二冊共二八八元

☐

本書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只限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

(滬)新登字117號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

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

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

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

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敘、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



目錄

東方的金字塔	一
契丹八部和党項八部	六
遼代五京	一〇
燕雲烽煙	一五
女政治家蕭燕燕	二〇
宣懿皇后被誣案	二五
契丹文的千古之謎	三〇
三代職官的雙軌制	三五
骰子的妙用	三九
說「乂軍」	四一
遼代詩壇管窺	四四

耶律大石西遷前後	四九
觀音閣和釋迦塔	五三
契丹鞍與夏國劍	五七
遼金時期的北京城	六一
三代語言拾零	六六
西夏國名小考	六九
西夏姓氏漫談	七二
西夏文字	七六
三川大捷	八二
張元、吳昊的是與非	八六
番漢教授幹道冲	九一
天盛律令	九四
西夏「佛王」與番漢藏經	九九
中興府的中興夢	一〇四
收藏家的珍品——西夏銅錢	一一〇
西夏詩歌的民族特色	一二四



番漢交融的河西樂 一二〇

賀蘭山下避暑宮 一二五

西夏人在敦煌 一二八

首次露面的孫悟空 一三三

黑水城的傳說 一三五

中原典籍在塞外 一四〇

三代的字典和詞典 一四六

薩滿及其他 一五二

三代的巫與醫 一五六

「猛安」、「謀克」的興衰 一六〇

汴京喋血 一六四

金兀朮的真面目 一七〇

海陵王的三大志向 一七五

王重陽與全真教 一七九

法苑奇珍——《趙城金藏》 一八五

女真文的九座石碑 一九〇

一代詩宗元好問

一九三

北曲之祖董西廂

一九七

獨一無二的盧溝橋

二〇三

「燕京八景」今昔

二〇七

塞外的飲食習俗

二一一

三代遺民在中原

二一六

塞北的民族精神

二二〇



東方的金字塔

說到皇家陵園，人們腦海裏浮現的一定是著名的明十三陵那樣的一番景

象——襟山帶河，蒼松翠柏掩映着黃瓦紅牆，道旁肅立着高大的石人石獸……也許人們還會想到那莊嚴肅穆的地下宮殿和富麗豪華的隨葬珍

寶。然而，這裏要介紹的卻是另一個皇家陵園，它靜靜地座落在蒼涼的戈壁灘上，周圍沒有一棵樹，沒有一眼泉，只有百餘座黃土的封堆，面對秋風冷月，爲人們講述着八百年前一個偉大帝國的興亡。

這就是西夏王陵。當地人稱之爲「昊王墳」，文學家則稱之爲「東方的金字塔」。

在距寧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約二十五公里的賀蘭山東麓，四十平方

公里的戈壁灘上荒塚林立。其中有帝陵九座，自南向北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下面長眠着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間西夏帝國的九代君王，他們

是裕陵太祖繼遷（一〇〇四年），嘉陵太宗德明（一〇三一年），泰陵景宗元

昊（一〇四八年），安陵毅宗諒祚（一〇六七年），獻陵惠宗秉常（一〇八六年），顯陵崇宗乾順（一一三九年），壽陵仁宗仁孝（一一九三年），莊陵桓宗純佑（一二〇六年），康陵襄宗安全（一二一一年）。此後的兩個西夏皇帝——神宗遵頊和獻宗德旺，可能是因為逝世年代距西夏滅亡已經不滿二年，所以未及在陵園入葬，史書中也沒有記載他們的墓號。至於西夏的亡國之君——末帝昀，則是在位僅僅一年便被蒙古軍隊所殺，落得屍骨無存，更談不上廟號和墓號了。

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鐵騎橫掃西夏，在西夏陵區實行了毀滅性的掠奪，此後又經數百年的人為盜掘，今天再看這片西夏聖地，已是面貌全非了。碑碣殿閣損毀殆盡，靈臺寶頂上片瓦無存。只有滿地的碎磚殘石和夯土築成的牆基殿座，依稀顯示出當年西夏王室的錦繡繁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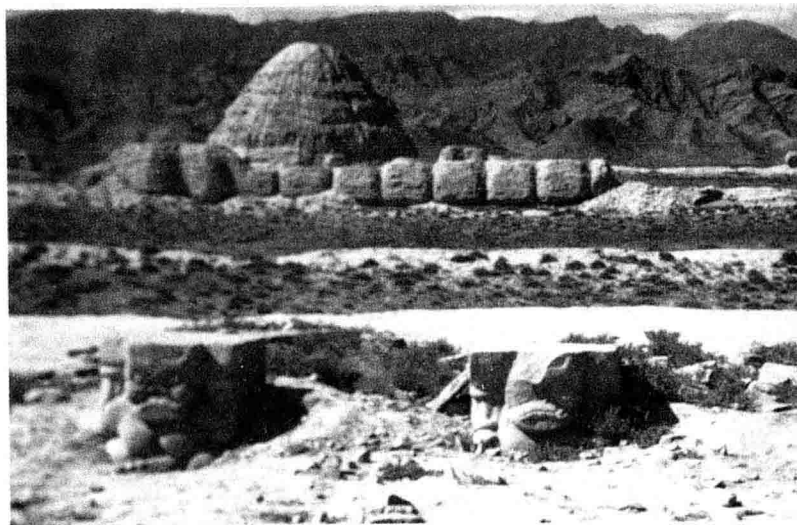
據現存的情況估計，西夏的陵墓形制很可能是繼承了唐代中原的傳統。若從南往北進入一個帝王的陵園，迎面看到的是東西相對的兩座闕樓，後面數十米處是兩三座碑亭。碑亭臺階高二米多，方磚鋪地，裏面矗立着用西夏文和漢文刻寫的石碑。穿過碑亭和過殿，便進入了用石塊磊砌的作為神牆的外城和夯土砌磚的月城，月城鋪磚的神道兩側有文臣武將的石像肅立，恭候人們





西夏王陵遺址（寧夏銀川市西賀蘭山下）

西夏王陵陵區的一角



通過一個門闕進入內城。內城正面是獻殿，這是舉行祭祀典禮的長方形殿堂，也是陵園的中心建築。獻殿之後，內城西北端便是靈臺。靈臺一般高二十米左右，分爲七級夯土築成，底邊呈圓形或八角形，外沿平砌方磚。據估計，當初在靈臺寶頂之外可能有塔樓庇護。

獻殿後面直通靈臺有一條魚脊形的土樑，是當年入葬後的墓道封土。墓道是一條三十度的斜坡，一直深入地下二十五米左右的地方。進入墓道，再通過一道門，便到了青磚鋪地的甬道，甬道側壁以白灰粉刷，上面繪有彩色的壁畫，盡頭有一道綠漆的木門，封閉着帝王的靈寢。帝王的墓室爲穹隆券頂的地下建築，主室居中，面積四十多平方米，是安放靈柩及隨葬品的地方，主室兩側各有一間六平方米左右的耳室，可能僅用來存放隨葬器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其他朝代陵墓的寶頂都位於主墓室的上方，而西夏王陵的靈臺都是位於墓室後方，並不起土塚的作用。這是不是黨項民族原始葬俗的反映呢？

與帝陵相比，陵區的百餘座陪葬墓要小一些，這是因爲陪葬墓的主人大多都是王公貴戚臣僚之類，其陵墓的形制自然要顯示出與皇帝的等級差別。這些陪葬陵園一般邊長不過百米，圍牆夯土塗以白石灰，牆外有



碑亭，牆內僅有高出地面的魚脊形的墓道封土和圓錐形的寶頂。墓道爲階梯狀，盡頭深度爲帝陵之半。木門裏面是一間單獨的墓室，面積不過二十平方米，高不過四米，四周及地面都是原生黃土，沒有磚木石灰的維護。

不難看出，西夏的陵墓建築，無論是帝陵還是陪葬墓，似乎都比中原同類的陵墓簡陋一些，這可能是受了西夏經濟實力和黨項葬俗的限制。不過，從陵區殘留的出土文物來看，也是金銀珠玉，綾羅綢緞無所不有，其品質之高，製作之精，並不亞於當時的中原。特別是第一〇八號墓中出土的一段緯綫顯花的「工」字紋綾，在精心套疊的「工」字花紋表面上敷印

金粉，以寓意西夏王室福祿長存。然而，織作者可曾想到，一切富貴榮華都不會是永恒的，遲早要煙銷雲散。最終只落得個「賀蘭山下古塚稠，高下有如浮水漚」！

契丹八部对党項八部

契丹、西夏在十一世紀時稱雄塞外，與中原北宋王朝形成了三

足鼎立的格局。如果追尋這兩個少數民族的祖先，那麼西夏可以由唐代

的党項上溯到南北朝的羌人，契丹則可以由南北朝的鮮卑甚而上溯到漢代的匈奴。當然，民族的發展和融合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對這兩個民族的

早期歷史，至今尚不清楚，所以一般認為，契丹和党項民族基礎的形成是以中期的「八部」為標幟的。

據《契丹國志》中記載的一則傳說，契丹人的祖先是一位騎白馬的男子和一位乘小車駕灰色牛的婦人，這兩個人在木葉山面對河水結為夫婦，

生了八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八個部落。《遼史》中稱這兩個始祖為奇首可汗和可敦，

顯然是借用了突厥語對「王」和「王后」的稱謂。據說後來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還在木葉山造了一個「始祖廟」，廟中供奉着可汗、可敦和八個兒子的塑

